

吳 鯤 生

初三那年暑假，大妹閒着沒事，從櫥子裏拖出一堆英文家庭雜誌，說要把裏頭的小說譯成中文。我聽她一說，心中也躍躍然，一來可以賺點零用錢，二來覺得報上登的那些翻譯小說，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。說歸說，後來還是沒付諸行動。

最近讀思果著的「翻譯研究」，沒讀多少頁，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：「翻譯不是隨隨便便的。」再讀下去，簡直就不敢輕言「翻譯」了。思果先生譯過二十本書，他以自己的程度來要求翻譯的「同業」，初學此道的，多少要被嚇退三步。

比如，他認為翻譯者的頭一個條件是「能用中文寫作」（注意，他主張的第二個條件才是「懂得英文」）。他這樣說：「……要能寫文言和白話，略有些作新舊詩詞的底子就行了。」試想今天做翻譯工作的人，有幾個有這個條件的？（見該書第四十一頁）

像「參考書」那一章，也是够嚇人的。他說：「我們要備各種外文字典，即使不懂也要

「翻譯研究」讀後

定價，精裝七十元，平裝五十一元
六十一年十一月台初版
大地出版社印行
思果著

備。」「各種外文字典都要備。各科專門字典不管好歹都要買。」（他所說的字典也包括詞典）他介紹的字詞典全是大部頭的。算算吃碗「翻譯飯」，真還得先有點本錢哩。

這本書長短短總共有二十多章，最主要的幾章是：「總編」、「中文語法」、「代名詞」、「中文修詞」、「中文字詞」、「英文字」、「毛病」、「中國的中文」等。作者講理論的部分很少，大半的篇幅都在講解實例。他不但消極的挑出毛病，而且積極地提出藥方，讀來十分過癮。

書中作者一再強調的，可以說就是一句話「譯文要像中文」。他不厭其煩的提醒譯者，譯完一段文字，一定要問問自己：「這像不像中國話？」這是「翻譯研究」一書的重點所在。

這本書前後讀了一個月左右，那段時間正好在中央通訊社國外部實習，一面讀一面實地應用，多少有些心得。由於平日對西洋文學涉獵不多，不敢隨意討論，僅打算舉一些新聞電訊稿上的問題來談：

(一)本書第八十七頁，提到「and」有時不譯更好。二月二十日我譯了一則中央社馬尼拉專電，其中的「∴ the Government's drive against graft and corruption」，我就譯為「……推動反貪污反賄賂運動」，讀起來確比「推動反貪污和賄賂運動」簡潔多了。

(二)第一四五頁，提到「進行了為期三日的研究」，作者說，這個「為期」是可怕的。第二天碰到「The Republic of China, who sponsored the 1972 world Jaycee Meeting, is expected to send a big delegation to the week-long Conference」我就小心了，捨「為期一週」，而用「會期一週」。當時也有點意思試試改稿的上司，會不會牽就一般所習用的「為期」，而把「會期」改掉。結果沒有。我是這樣譯的：「一九七二年世界青商大會的主辦國中華民國，預料將派遣一個龐大的代表團，出席這次會期一週的會議。」

(三)第一四六頁提到，翻譯者一見「accept」，就譯為「接受」，他說這不是中文。三月一日我翻閱中央社的譯稿，看到一句：「葛林將接任萊思的遺缺，萊思的辭職已於今天被接受」。找出原稿對照：「Green

will succeed Walter L. Rice, whose resignation was accepted Tuesday」我想了一下，把它改成：「……萊思的辭職今天已經獲准。」

思果先生的論點，我絕大部分同意，不過有一兩處，意見不太相同。

比如三九頁，作者說：「原文是肯定說的 (positive)，像 good, bad 等，譯文應該儘可能用肯定說法……」。

有天我碰到一句「Other private banking leaders, while cautious on their comments,……」，此處「cautious」如果一定非譯為「謹慎」不可，上下文不好連接，所以我改譯為「其他民營銀行的領袖，也不敢輕率評論，……」。

第八十頁，作者說：劣譯的一病，就是滿紙是「將」，「曾經」。有次我費了好大的勁刪了一個「將」字，結果我的上司又把「將」字補回。的確在電訊稿裏，「該，曾，將」似乎無法完全避免。

本書最後一章是「翻譯評改」，思果先生找了 David Copperfield 裏面的一段，和董秋斯先生的譯文一併刊出，後頭他自己再翻過一遍。這個部分我略過沒看，因我也想花個時間動手翻翻，然後再和他們兩位的譯文作個比較，這樣也許實際一點。

末了要提一點，讀了這本書，不但有助翻譯，對中文寫作也會有不小的幫助，因為你會開始避免「歐化中文」了。